

經義述聞第七

高郵王引之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嗶嗶 庶無罪悔 朋友攸攝 可以濯漑 無

縱詭隨 無俾正敗 無然泄泄 曾是彊禦 隸皇

天弗尚 四牡騤騤 旟旐有翩 靡國不泯 民靡有

黎 大風有隧 征以中垢 對彼雲漢 靡神不宗

則不我聞 淑旂綏章 其蔌維何 江漢浮浮 武

夫滔滔 明明天子 匪紹匪遊 婦無公事 邦國

殄瘁 維今之疚 對越在天 不顯不承 伊嘏文

王 貽我嘉粢 將受厥明 亦右文母 靡有不孝

有秩斯祜 我受命溥將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
武王靡不勝 幅隕既長 受小球大球 武王載旆
哀荆之旅 勿予禍適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古
詩隨處有韻 毛詩經二十九卷 劉向述韓詩

此後接宮不迭嗟
一條 石刻本四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
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
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
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為悔
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為政篇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
尤也變文協韻耳皇疏以悔為悔恨亦失之邢疏

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
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為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
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
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
章云無俾正反亦當讀為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
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為政緇衣引
作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正為
政文六年左傳棄時政也漢書律麻志引作
正月命班馬政呂氏春秋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
月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以正為政也集傳
說

卷五
詩經卷五
民勞篇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
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為政
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
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
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
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
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
章云無俾正反亦當讀為
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
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
山篇不自為政緇衣引作
正天官凌人掌冰正故書
正為政文六年左傳棄時
政也漢書律麻志引作正
正月命班馬政呂氏春秋
仲夏紀政作正小雅正月
篇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即
以正為政也集傳說

肆皇天弗尚

抑篇肆皇天弗尚引之謹案爾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

助之也右與通尚古讀若常與止章兵方為韻字亦通作

常史記衛綰傳以危為安以亂為治賈子宗首篇尚作常

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止猶此

言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止也鄭箋曰皇天

不高尚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騤騤旗旒有翩

傳曰騤騤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建旗旒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覩車馬旌旗

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騤騤，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子子干旟，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條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為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磼磼。傳曰：泯泯為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

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眾也多也下文曰具

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少也黎與燼相對為文雲漢

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者眾也箋曰黎多也遺者

餘也少也黎與遺亦相對為文雲漢言周之眾民皆餓

死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謂周民無復留餘乃極言旱災之詞毛傳云不然遺失趙注云不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

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之眾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

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為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為

見方

齊亦不若訓眾之為得也。又案黎民之民黎古人但訓眾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梁周興嗣千文沿用其說遂有愛育黎首之句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如其說亦且必先有黎首之號而後省其文曰黎。遍考三代兩漢之書曷嘗有謂民曰黎首者乎。更以文義求之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雖黎眾也。某氏傳若訓為黑民於變時雖則不辭矣。漢曰周餘黎民黎眾也。鄭若訓為周餘黑民則

案既言羣而又言眾者古人語不避複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諸眾齊民楚辭七諫云羣眾成朋皆其證

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眾也。鄭若訓為羣眾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眾也。若訓為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征以中垢

傳白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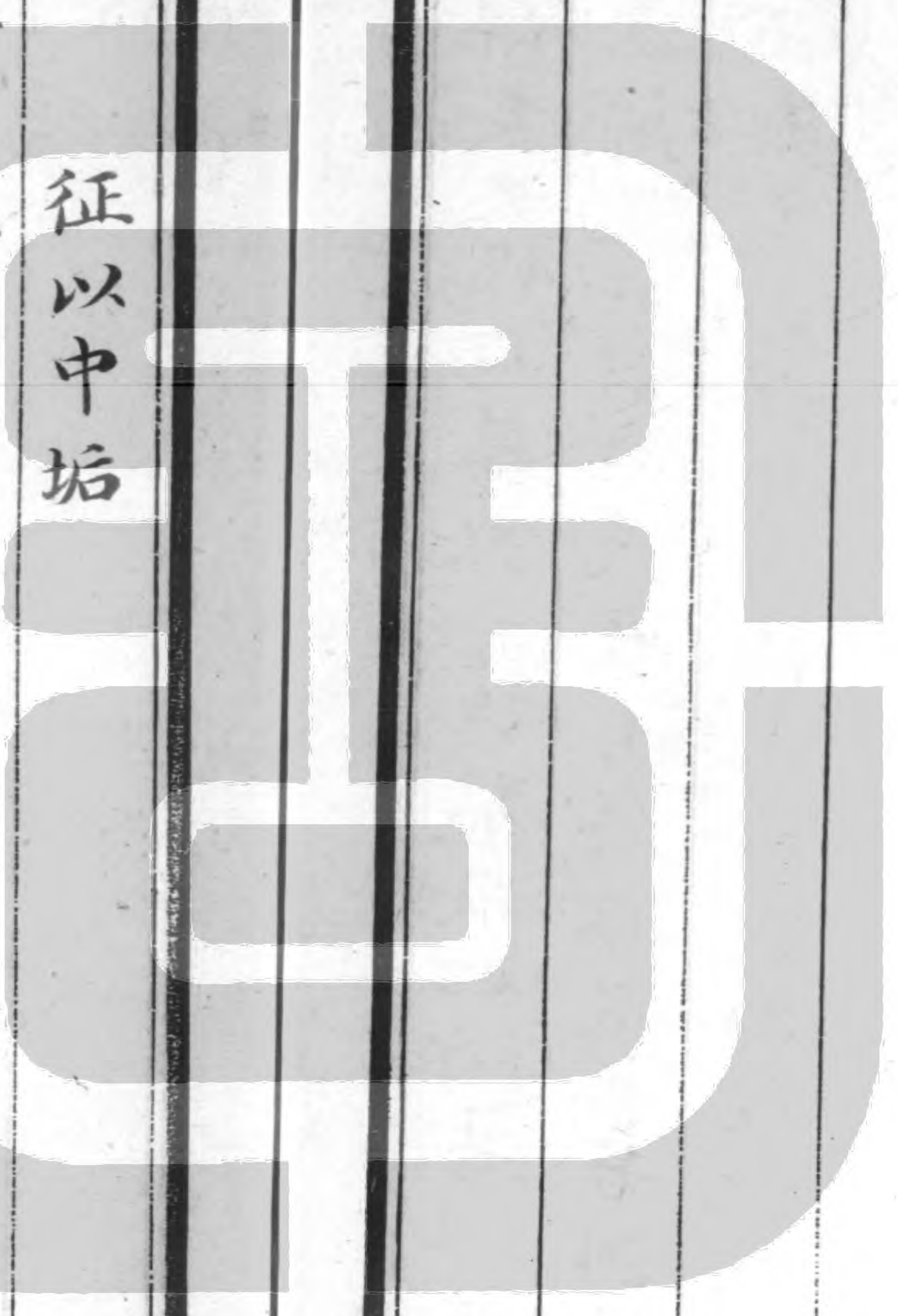
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

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為得垢當

讀為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舍垢杜注曰忍

力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為詬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

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

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禹謨本改為詩云倬彼雲

漢昭回于天則是家大人曰對當為葍卓到葍倬古字

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葍云葍卓也

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葍則對為葍字之譌無疑俗書

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葍字或作葍葍之

猶荆之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葍故葍譌為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崇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崇者祭法雩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崇是宗與崇通家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宗皆當爲崇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崇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改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惇獨而章帝詔曰惠此熒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啟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啟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淑旂綬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綬章毛傳曰綬大綬也正義曰
綬鳥羽或以旒牛尾爲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爲貴
賤之表章故曰綬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旒首曰旌有
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旒析羽爲旌載
羽旒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夏
后氏之綬則旂與綬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
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韜旂十
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綬爲章者竊疑綬者文貌
荀子儒效篇綬綬兮其有文章也

綬綬即文章之貌注
以爲安泰之貌失之

楊注曰綏或為歲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
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為俯就之貌失之是也所畫於旂交龍日月
之章綏然有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菽維何

韓奕其菽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菽作𣎵筍作葦云𣎵

實惟葦及蒲段氏著膺注曰詩其菽維何魚鼈鮮魚此

謂鼎中肉也引之案賓之初筵傳菽豆實也晉語注菽

證明其菽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芼釋器

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菽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毛曰

菽菜菽也引之案毛菜菽對肉菽言之凡禮經之藿苦

微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苽引之案毛羹無用苽者此皆

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

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芼皆主謂孰物

實於鼎者引之謹案菽謂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醯人加
豆之實淡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菽為豆實明矣說
文作鬻乃菽之借字蓋古人謂鬻為鬻說文云陳留謂
健為鬻或作餼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餼馬融曰餼健也昭七
年左傳正考父之鼎銘曰饗於是鬻於是鬻於是鬻於是
也鼎中為鬻故鬻字從鬻鬻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
菽訓為菜者殊義特以菽鬻同聲故大雅借鬻為菽不
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為鼎實也許君之說殆失
之矣若以為菹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
大羹不致五味也釧羹加鹽菜矣公會大夫禮記釧羹

牛薺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釧羹用苦若薇特牲饋會禮
釧羹設于豆南少牢饋會禮羊釧豕釧皆羹凡言羹者
皆釧羹無謂鼎有羹者實公彥誤以釧為陪鼎
辨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彌
縫許說而謂菜謂之羹實於鼎中非也自許君誤以筍
蒲為鼎實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餼之餼為筍見周官
醯人疏
於是易之餼與詩之菽混淆而無別此不可以不辯互
見周易覆公餼下問者曰筍蒲已為豆實下文又言籩
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
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籩耳箋曰且多貌明
其非寡約也互見周易覆公餼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眾彊貌滔滔
廣大貌鄭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
水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
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眾
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
上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
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
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眾彊貌者浮
與儻聲義相近浮浮猶儻儻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

傳曰儻儻眾貌猶此以浮浮之為眾貌也鄭風清人篇
行駟介庶庶傳曰庶庶武貌猶浮浮之為疆貌也人盛
謂之儻儻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漚漚又謂之浮浮
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
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此
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
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洗洗
亦疆貌下傳曰洗洗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
湯湯同意浮浮眾疆貌正與洗洗同意故一章言江漢
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也而寫經

滔滔浮浮四字

者且下互譌遂於江漢之下言浮浮武夫之下言滔滔
又竝毛傳鄭箋而改易之於是眾疆之貌屬之江漢廣
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眾
疆武夫尚武當言眾疆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
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
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武夫
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
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若非經文
史記屈原傳作陶陶

風俗通義窮通篇云詩美滔滔江漢南國
之紀所引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
引江漢首章也

應劭引作江漢陶陶此其明證
下句為武夫浮浮矣而孔氏正

傳曰儻儻眾貌猶此以浮浮之為眾貌也鄭風清人篇
行駟介庶庶傳曰庶庶武貌猶浮浮之為彊貌也人盛
謂之儻儻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漚漚又謂之浮浮
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
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此
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
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洗洗
亦彊貌下傳曰洗洗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
湯湯同意浮浮眾彊貌正與洗洗同意故一章言江漢
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也而寫經

滔滔浮浮四字

者上下互譌遂於江漢之下言浮浮武夫之下言滔滔
又竝毛傳鄭箋而改易之於是眾彊之貌屬之江漢廣
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眾
彊武夫尚武當言眾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
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浮浮然
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武夫
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作江漢
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若非經文
本作江漢陶滔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此其明證
也上句為江漢滔滔則下句為武夫浮浮矣明其而孔氏正

滔江漢南國
江漢陶陶則

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
當時之本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匪紹匪遊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
紹匪遊不敢繼以教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

行今本脫行字
據正義補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

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

教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

云亦非解緩也

今本脫此五字據本
疏上文及鄭箋補

亦非教遊也家大

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訓緩未有確證余考

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

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姿也

論語述而篇
子之燕居申

申如也。天，天如也。馬注：申，甲，天，和舒之貌。釋文：天，天於驕反，與天紹之天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也。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為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雖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粦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粦家
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
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
粦韓詩作喜粦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篇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
郭注誤解明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
字辯見爾雅序乃錢鏹奄觀銍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
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靡有不孝

魯頌泮水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箋解靡有不孝曰國人無不法倣之者正義曰魯國之

民無有不為孝者引之謹案正義所云非箋意也據箋

以考經文孝字益本作存說文存效也玉篇存古孝切

交則說文亦訓為效可知蓋存效聲相近故云存效也

說文訓教字以存為聲其解云上所施下所效也正與存

之訓效同可以為證宋本說文曰謂放效也不知放即效

五有引說文亦作放而解之曰謂放效也從子交

足正說文作放之誤毛刻說文改放為效是也從子交

聲與孝字從老效與倣同經文作存而訓為倣故箋云

無不法倣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

矣。沖遠作正義時，孝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倣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為孝者。陸氏釋文不為孝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為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孝字也又案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倣其祖，非謂國人倣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為義。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鄭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為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為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為行之不解怠者，在此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

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頌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邠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

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而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今人謂疆域為
幅圓蓋因此而
誤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
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
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
均且長也義見鄭箋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正義曰幅
廣布帛之幅故為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
也三義並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
既長乎毛義未為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
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
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

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
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
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為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
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為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
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
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
如我稼既同決拾既飲福敦福既堅降福既多之類上
字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上字
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訓之為廣為均為
圓也幅讀為福隕讀為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

其所貢于殷大至所
云維言何乎

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
國之時商之祥福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
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
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薛云不逮之類皆為
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何是也箋曰員古文作
言景然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為
言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即云也
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
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為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益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前六十篇為六卷後十四篇為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前二十篇為二卷後十一篇為一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大雅魯頌商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為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

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為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燬竦刺奔女也燬竦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夫移之華卒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蓋亦韓詩也序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為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

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為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為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